

九岭女杰传

第一回

出世入世难随本心所愿
救人害人且看谁是观音

咸丰五年初夏。

天将破晓。晨雾晓岚，一阵浓似一阵，笼罩着长长的山谷。气势恢宏的九岭山脉若现若隐，一片混沌。

河谷北岸，一位模样俊俏，身着紧身衣裤的年轻姑娘，从淡淡的晨雾中踽踽而出。她手里提着一柄长剑，脸上却呈现一副彷徨凄苦的模样。

此去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威灵谷。

这威灵谷林寒涧肃，抬头看不见山顶，低头望不见山脚，一道长约二、三里地的峡谷，象被利剑自天劈开，地势十分险要，这是一条赣西通往湘南的羊肠小道。

威灵谷尽头有个灵姑庵，风闻那里的主持妙真师太，在

九岭山区武林中是个颇有威名的人物。是好是歹，年轻女子决定先上那儿去碰碰运气。

不知不觉又走了小半个时辰。此时，天已大亮，山岚晨雾却越结越浓，竟至于一丈左右就难见人影景物。在她经过一道不高的山崖时，只觉有道黑影一闪，就见一个中等身材、精瘦精瘦的中年汉子轻轻飘落在她面前，笑吟吟地拦住了她的去路。

“贤侄女没想到吧，愚叔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好熟悉的声音！青年女子头一昂，嘴一撇，只也斜了他一眼，反而将剑插入了在背上背着的剑鞘。

“怎么，你还想装作若无其事？老实告诉你吧，你几次三番吃里扒外、暗中帮助那姓艾的长毛小子*，我都只看在你义父的面皮上，才饶过了你。想不到你竟然心如蛇蝎，逃离无门寺，暗下毒手杀了你义父。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到底有多大的本领！”中年汉子横眉怒目，露出一脸凶相。

青年女子依然毫不在意，双眉一挑，冷笑着问：

“就你翻山猴一个？”

“不，还有贫尼妙真呢！”

这阴恻恻的话声来自背后高处。声音虽轻，却振人心脾。

青年女子大吃一惊。仓促中灵机一动，便纵身一跃，如鹤冲天，在悬崖半腰扯着一棵青藤，借力一弹，早已飞上崖顶；同时顺势已将佩剑掣出，握在手中。举目一望，原来是位年约六旬的老尼端然打坐于适才她身后一棵浓荫覆盖的树冠之上。

* 长毛：对太平军的辱称。

“朱姑娘果然好身手！”老尼冷冷淡淡又赞了一句。

“不，妙真师太，从今日起，赛花不再姓朱！”青年女子从翻山猴诧异的目光中看出，妙真师太决非与他预先约定在此拦截于她，所以显得颇为从容。

“是呀，是呀，你本来姓谭嘛。”妙真师太淡然认可道。她见翻山猴想要跃上山崖追杀谭赛花，当即做了个严厉制止的手势，又道：

“那么谭姑娘，还有你——侯玉海，你们听着：谭姑娘杀死朱九奇，本是为了报雪杀父淫母乃至蹂躏及她自身的深仇大恨，原也无可非议；不过，你翻山猴又跟朱九奇是八拜之交，此番追杀谭姑娘，为义兄报仇，也是情理该当。贫尼有心想要为你们了断此事，要你二人当着贫尼的面，就在山崖之上比斗一番，双方点到为止，恩怨从此一笔勾销。无论谁是赢家，贫尼都要助他满足一桩最大的愿望，算是报偿。你们依也不依？”

这老尼姑面呈菜色，两腮无肉，身材精瘦貌似羸弱，却是九岭山区武林一怪。凡她想管的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只凭她自己的意愿一意孤行。谭赛花十来岁时，曾由朱九奇带领拜见过她一次。那时，她见赛花聪明、伶俐，就想要朱九奇将赛花留下，由她照管。朱九奇另有打算，不肯答应，她一怒之下，当即将二人赶出了灵姑庵。此次谭赛花在危机四伏、走投无路的境况下直奔灵姑庵，本意就是想求得她的庇护，以防翻山猴等一班亡命之徒无休止的寻仇追杀。谭赛花没想到自己几个时辰以前干出的事，就会被她了解得如此清楚。不过听她侃侃晓谕的口气，又分明是暗暗向着自己，故而当即满口应允比斗之事。翻山猴侯玉海则不同。他不是本地人，虽然听说过妙真尼姑的名头，今日见了，却大

有百闻不如一见之感，毫不怀疑自己对付得了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如今妙真主动开出这么好的条件，他自然不会反对。

妙真微微一笑道：“好，多承二位瞧得起贫尼，那就请谭姑娘先讲讲自己的心愿。”

谭赛花知道，侯玉海其貌不扬，武功却甚是了得。仅手上使的那对铜佛手，就可戴可持，厉害无比。戴时有如手套，铜指铜掌伸握自如；卷捏起来则形似一对莲花笔，与一般短兵器无异。加上他向来都以轻功和贴身挤斗见长，动起手来，专攻对手身上三十六路穴道。论功力，自己实不如他。但翻山猴也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狂傲自负，根本不会将自己这么一个孤身弱女瞧在眼里，何况自己也从未在他面前显露过真实本领。那么，若能沉着应战，出奇制胜，十有八九可以将他击败的。再者，自己居高临下，已先占住了地利，只要固守崖边，翻山猴想平安跃上山崖恐怕都不大容易。于是她漫声应道：

“弟子斗他不过，情愿死于他的铜佛手之下，望师太不要制止；如我侥幸得手，则愿从此追随师太左右，终生遁入空门，以赎往日之过！”

妙真淡漠地点点头道：“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贫尼愿保你从此以后无人敢来犯你，乐得终生清静。侯施主，你呢？”

“我么，”翻山猴色眼溜溜地瞟着谭赛花。朦朦的晨雾中，她显得面容更娇艳，胸部更丰满，腰肢更苗条。翻山猴按捺不住地向前跨了一步，不怀好意地说：

“天牛山的人已拔寨而起，投了长毛。眼见得多好的一座山寨，白在那里空着。侯某有心化干戈为玉帛，特来邀约

姑娘携手同上山寨去做一名压寨夫人，共享荣华快活，万望老尼姑网开一面，成全我们……”

翻山猴说着，见谭赛花神色大变，满脸怒气，疏于警戒，急忙一个旱地拔葱冲天而起。只见人影一晃，身体早已落在山崖之上。

谭赛花见他如此轻狂可恶，身手又如此迅捷，遂急忙稳住心神，不等他站稳，出手使了个“朝天一炷香”，迎着他恶狠狠地一剑刺去。这一招，因为不用顾虑防护自身的下盘，所以用了十成气力。眼见得翻山猴无所凭借，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只有命丧剑下。谁知剑尖刚刚触及他的外衣，他却蓦地出手一下捏住已挨身的剑尖，借势反弹，一个鹞子翻身便向谭赛花身后落去。空着的那只手，则借身体急速飞旋之势，乘隙直戳谭赛花的肩井穴。不是谭赛花挫身闪让得快，肩头上早已着了一下。那样一来，连剑也得脱手被他夺去。

妙真见翻山猴出手就是险招，不由暗道：“这小子武艺上面倒还过得去。”又见谭赛花应敌从容，便知他俩接着会有一番好斗。她正想趁机瞧瞧谭赛花的武艺根底，故而仍然端坐未动。

且说谭赛花虽然才十九岁，却是心怀深仇大恨，自少忍辱苦学苦练，多年闯荡风尘，武艺也非泛泛之辈。只见她，剑未收，势已发，一招“分水斩蛟”，一道银光又已挟带劲风横扫敌人腰际。翻山猴艺高胆大，又是嘻嘻一笑，仍然不避不让，迳自伸手往赛花胸前一扫，直去扯她前胸衣服。这是极下流的招数。谭赛花大怒，牙缝里拼出“大胆”两字，说着一捏剑诀，未等铜掌触及自身，猛然手腕急翻，快如闪电，自下而上地连续刺出四、五剑，

翻山猴仗着二十余年的功力，随风急转，不仅轻易化解了她的一式三招，而且得以一下滚进她的怀里。她心里一慌，想要往后急跳开去。翻山猴却飞速地使了个极其下流无耻的手段，垂手反探，一把捏住了她的会阴穴，继而又猛地使劲向上一托，一下将她抛向空中。然后仰首向天，哈哈地一阵淫笑。

谭赛花若是童身处女，只这一下，不羞死也要气死。只因她自幼含冤负屈，世所罕有，此时羞极，怒极，恨极，反倒格外沉静。加上她自小苦练鹤拳，善于借物托身，故而翻山猴笑声未毕，她已倏地凌空倒转，头下脚上，十指如钩，从背后猛地探手下来抠住他的两根锁骨。翻山猴忍痛想要应招，她双腿又已随腰下沉，雷鸣电闪般同时踢中他两边的太阳穴。几乎是与此同时。她又飞身骑上他的脖子，冒着双脚可能被铜佛手捏碎的危险，用后踵在他的膻中穴狠狠地砸了一下。

翻山猴再也支持不住，踉跄一下，眼看就要栽倒，谭赛花却已飞身下地，挥剑一刺，只见一道白光一闪，直穿翻山猴的后心……

“胜则胜矣，赛花休要莽撞！”

谭赛花耳畔刚响起妙真师太的喝止声，就感到有股巨大的力量陡然袭来，“当”的一声将剑荡了开去。

“贫尼有言在先，双方点到为止。谭姑娘，你就饶了他这遭吧！”

谭赛花自然不敢违抗，便急忙收招。只因这一错愕，倒给了翻山猴一个可乘之机。但见他霍地转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起左手“金龙探爪”，发右掌“黑虎掏心”，双招齐发，欲置谭赛花于死地……

妙真怒极，厉声喝道：“鼠辈尔敢！”

说着，手一指，几支透骨神针激射而出。翻山猴虽然应声而倒，作了老尼姑针下之鬼；可是谭赛花也已被他捏碎腕骨和拍断两根肋骨。两声惨叫几乎不错先后地发出，那令人听了顿觉毛骨悚然喊声，久久地在幽幽的深谷中回荡……

第二回

闹峡谷老尼轻施妙手 闯军营只身劫持郎中

灵姑庵是江南山间常见的小寺庙，座落在威灵谷陡峭的半山崖上。这幢小寺庙，背倚青山，前临小溪，旁近飞瀑，竹木掩映，寥寂深深，倒也精微优雅，别具风味。

近日来，素日平静的灵姑庵内却极不平静。主持妙真一方面为收得一名如意弟子而感到欣慰，一方面又为自己的瞬间疏忽致使弟子经受莫大痛苦而深觉内疚。这天下午，谭赛花躺在禅床上，先是柳眉笼烟，愁思脉脉，继而凤目含涕，娇花带雨，竟然伤上加病，发起高烧，作起梦呓来。妙真虽然颇通岐黄之术，庵内也不泛各色名贵药材，在这重病重伤面前却是束手无策。她深知谭姑娘的苦难身世，明白她的大恨深仇，红颜薄命，危在旦夕，作为师长，她能忍心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她越想越放心不下，忽然灵机一动，脑海里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夕阳衔山时分，妙真草草收拾，向庵内唯一的一名烧火老姬交代了几句，便悄然出庵，匆匆而去。

别看老尼平素举止迟缓，身形瘦弱，功力一发，竟矫如猿猴，捷似飞燕。一条崎岖不平的长长峡谷，平常人要行走大半个时辰，她却只用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看看快近谷口，忽然传来一阵兵器相交之声。妙真略一提气，飞上了一块高约丈余的巨岩。又一纵，便上了岩边一株浓荫如盖的老樟树。

夕阳里，妙真手搭凉棚向前面谷底一望，只见一位背负老人的少年正被一群官兵追杀，急火火地向谷内奔来。那少年武功好生了得，尽管背负不轻，脚下却轻捷得很，丝毫不乱步伐。官兵须要尽力急追，方才勉强可以追上。同时，只要官兵稍一迫近，少年立刻返身挥刀挤斗，一把单刀舞得呼呼直响，三招两式便将七八名官兵逼得连连后退。然后他返身又猛往前跑。

看看那少年已奔近跟前，妙真突然眉头一皱，一招“八卦赶蝉”奋身一跃，转瞬即已扑落谷底，恰好拦在少年与追兵之间。数名官兵被这自天而降的飞人吓得各自后退了几步。眨眨眼睛，才看清是个瘦弱的老尼姑时，又吆喝着一涌而上。妙真也不打话，只扬起宽大的衣袖在他们中间穿插一趟。官兵们顿觉得阵阵劲风撼身扑面，令人窒息，身不由己。等他们清醒过来一看，手中的兵器已悉数被抛掷于地，仿佛是被一股巨大的强力所夺。老尼姑已安然站回原处，隔开官兵与背负老人的少年。那冷若寒星般的月光和刚才不可思议的功力确实实将这群耀武扬威的官兵镇慑住了。众人见状，吓得抱头鼠窜，没命地向谷口逃去。

此时，少年已将背上的老人安放在地上，趋步向前对妙真倒身便拜。

“多谢师太救命之恩！”

“你们是什么人？”妙真那呈菜色的脸庞毫无表情，厉声问道。

“前辈武功如此卓绝，想是灵姑庵妙真师叔了？晚辈蓝田玉再次请安！家师有书在此，呈请师叔过目。”

妙真接过书信，见是师兄慧悟和尚写来的，于是一面看信，一面不时滴溜溜转动着灼灼逼人的眼珠，暗暗打量着跟前的一老一少。信中言道：蓝田玉是慧悟的授业门徒，只因湘军窜扰，无恶不作，将其父杀伤。此子至孝，已多方寻求名医为父治伤而不可得。妙真于武林交结甚广，见识良多，更兼自身于岐黄之术亦颇有得，当可救其危难于万一。有劳之处，容当面谢云云。

妙真看罢，将信缓缓迭起，猛抬头，双目如电，直射蓝田玉父子，神色异常严峻。

“师叔，你……？！”蓝田玉脸色煞白，喃喃不知所云。

“听着！你背父亲去庵后约半里处的灵岩洞先歇下，不许随便走出半步，到时我自然会去找你。如不老实厮守，决不饶你！”妙真咄咄逼人地命令着，不等蓝田玉回话，便已飘然出谷而去。

话分两头。且说太平义军罗成贵将军奉翼王石达开之令，痛击和重创连夜分路偷袭的湘军孙仰伯部，又得以收编天牛山徐金龙等赶来投奔的一支人马以后，真正如虎添翼，心下十分痛快。罗将军认为，尽管将士士气甚高，但为了迎接攻克赣中重镇樟树之役，便决定休整两日。于是一面传令各处布好警戒，一面下令粮秣官着人采办酒肉，定在当晚开宴犒劳全体将士。这场欢庆，一直热闹到深夜还未尽兴而散。

午夜的更鼓已过。

主帅营里，仍是华灯高挑，酒兴正浓。先是罗成贵将军与刚投义军的天牛山大头领徐金龙谈论用兵方略，继而徐金龙心悅口服地起身祝酒。徐金龙的本意无非是想要乘此次祝捷之机，再次当面向广西柳州同春堂祖传神医“赛华陀”艾秉义艾医官深表谢忱，同时也表表自己久仰太平义军的一片深情。

艾秉义待要辞谢，怎奈主将罗将军再三从旁鼓动，只好将青花瓷酒杯举起。忽听“当当”两声，艾医官和徐金龙手中的酒杯一齐碎裂。紧接着，又听一阵“碌碌”的狂笑：

“小胜不过尔尔，就这般痛饮忘忧，还有脸称什么义军！”

众人心头均皆一凛，如堕五里雾中。

试想：中营警卫何等森严，营中更是高手如林，不是超等高手，焉敢闯将进来！

“抓刺客！”

不知谁大喊一声，四方灯笼火把，忽啦啦，冲出一班卫士朝狂笑处奔去。

罗成贵端坐未动，徐金龙却推座而起道：

“高人来访，何妨显露真身！”

说着向帐外毕恭毕敬地一拱手，竟代为主将迎客。

“哈哈——”又是一阵狂笑，似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把酒宴上的灯烛震得摇摇欲灭。

“人言罗将军礼贤下士，原来也是这等傲慢。那就莫怪贫尼无礼了！”

众人正惊愕间，猛听见刷啦啦一阵响，营帐中所有的灯烛刹时全被打黑。罗成贵、徐金龙等人急速跃起，扑出帐外

一看，却又不见人影。待回帐内重新点燃灯烛，才发现酒桌上已经少去艾秉义、艾吉昌父子二人。而在罗成贵将军座前的酒桌面上，赫然用梅花骨针钉着一纸短柬：

“暂借神医，不日送回。”

那么，武艺高强的艾吉昌于转瞬之间又到哪里去了呢？众将士又急又气，却又满腹狐疑而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徐金龙忽然拍拍脑袋，神气似颇歉然，倒象这事儿与他有甚瓜葛。

这当然瞒不过罗成贵那双精明的虎眼，他当即以请教的口吻问道：

“徐将军，你是本地人，又交游甚广，想必知道这营地附近有什么世外高人。只怪罗某虑事不周，礼数未到，看来只有罗某亲自上门谢罪了。”

“不，据末将看来，此事必定另有蹊跷。”徐金龙摇了摇头，沉思般支支吾吾地说，“也许此事与末将多少有点瓜葛。不过，我以为艾医官父子性命当无关碍。敢请罗帅容末将再作访查。”

“望将军速去速回。探得下落，即回大营商量，万不可感情用事。”

“末将遇事自当量力而行，请罗帅放心。”

徐金龙说罢，当即结束一番，然后出营向东，转瞬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第 三 回

忍气吞声神医疗伤有术 受制于人小子救父无方

妙真老尼冒着莫大危险独闯军营将艾秉义劫来，本是专门为了给新收的门徒谭赛花治伤的。待得来到灵姑庵前，她又忽然改变主意，要艾医官随她先去后山灵岩洞。

艾秉义被人挟持着发足飞奔了大半夜，晕晕乎乎，自忖凶多吉少。如今天已大亮，偷偷转头一看，见是一名形容枯槁的老尼姑押着自己，心中不由大为惊奇，因而问道。

“学生与老师父有何恩怨？老师父怎将学生夤夜劫持到此？”

妙真脸一板，不理不答。快到灵岩洞前，才冷冷地作了个延请手势道：

“请！”

艾秉义更是莫名其妙：“请？！”

“救死扶伤乃医家本分，你号称‘赛华陀’，我不请你请谁！”

妙真仍满脸杀气，说着轻轻朝他后腰一推，使他再也立足不住，一口气冲入岩洞之中。但见洞内宽敞整洁，一老一少躺在洞内，一立一卧，似乎盼候已久。

“贤契果然好有孝心！”老尼姑不知什么时候进入洞内，不无讥讽地对那少年说道，“这才感动得苍天开眼，助我请来神医。”

蓝田玉纳头便拜，连称：“师叔恩德，没齿不忘！”

艾秉义是位心慈面善的老郎中，见了卧地老者的垂死神情，个人安危已置之度外，满腹怨气也风吹云散化为乌有，当即蹲下身来浑身上下仔细查看病人。

这老者不过五十挂零，不仅腰椎被重击折断，而且右腿也是既有刀伤，又有骨碎，伤情十分严重。不是体格强健，伤后又调养得好，只怕早就没了性命。艾秉义再细细一瞧，这位老者虽是奄奄一息，不住呻吟，却生得熊腰虎背，眉目含威，显见的是一向颐指气使惯了的。再说那个叫蓝田玉的少年，尽管相貌堂堂，举止潇洒，但目光闪烁，神情飘忽，语言支吾，全不象正道人物。如此看来，这老尼也决非善类。这伙人不是打家劫舍的响马，就是坐地分赃的强盗，或者是官府爪牙……艾秉义心里这样想着想着，很快便拿定了主意，于是开口说道。

“怨在下来得匆忙，此类刀创重伤，加之已为时多日，错过了医治良机，治疗本来十分困难，何况没有药物，莫说艾某人，就真的是华陀再世，也是无可奈何。”

蓝田玉刚要恳求，妙真眼一瞪，微微冷笑道：

“只要你有本事，所需药物、器具，保你不缺。”

碰了个硬钉子，艾秉义只好一面为伤者搓揉、探捏、推拿，一面向老尼要了几样贵重药物，如海龙、海马、川七、没药、麝香、乳香之类。谁知老尼半点也不作难，只出去片刻工夫，就已将药物如数取来。艾医官自然不知道，原来妙真也稍通医道，药物更是不乏。等艾秉义忙完诊病下药从岩洞出来，抬头望望日影，已是近午。刚想舒展一下身体，老尼却急不可待地又催促他到了灵姑庵，给谭赛花看病。

艾秉义不认识谭赛花，但从老尼的焦虑神色中意识到，

救治庵内这位青年女子，才是老尼劫持郎中的真正目的。艾秉义定思切脉，先开了两剂祛风驱寒退烧的汤药。老尼接过看看，不过一般常用药物，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心下不由暗想：断肋难定位，碎腕难复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赛华陀”的名头究竟是虚是实！

“此女气血未亏，请即着人备好夹板缠布。庵主既是行家，想必银针总是有的吧？——在下的银针，想是在一路惶急间弄丢了。”

妙真知他是怪自己无礼劫持，于今有意刁难，于是用手向他头上一指，轻声喝道：

“好不晓事的郎中，银针明明在自己头上，难道要贫尼赔你不成！”

奇怪！头发里果真斜插着几枚银针。艾秉义自然明白是老尼捉弄自己，又不知她究竟要把自己怎样。只好小心翼翼，倍加提防，一面为小女子治伤，一面盼望他儿子艾吉昌快来解救。他清楚地记得，昨夜暗中被人挟持出营时，他分明感到吉昌尾追在后。待到出得帐篷，他被老尼点了晕穴，后来儿子如何，便再也不得而知。倘使吉昌就在营帐附近受伤或遭遇不测，罗成贵将军必定另外派人寻觅，此时也该到了。

他心里这么想着，治伤的事却丝毫没有耽误。但见他轻轻抓起谭赛花的右手，先在麻穴扎了两针。过了一会，又在红肿透明的手腕扎了几下。然后闭目静思，凝神屏息，将全部心思都贯注在几根手指上，只无意似的在骨碎处轻轻触摸探捏推动几下，便着手缠裹伤处上夹板。

说也奇怪，就这么几针，这么探捏推动几下，谭赛花的重病、高烧，竟象抛东西一般抛了个一干二净。转瞬间，高烧退了，人清醒了，伤处也不疼痛了，又成了个活泼伶俐

的姑娘。

妙真老尼赞叹之余，又不禁以感慨的口吻教训道：

“你这郎中，医术固然高妙，可惜未习内家功夫。太平军中，难道竟无内家高手？”

艾秉义的脸微微一红，立刻反唇相讥：

“太平军内外高手如云，什么人才没有！只不过无人愿学阴谋鬼祟勾当而已！”

“那也未必尽然。”老尼说着抬头，寒光闪闪的双眸直射门外，哼了一声，又说道：

“门外君子可曾听清？艾医官在非议你我呢！”

只见人影一晃，竟是新投太平军的原天牛山大寨主徐金龙到了。他面带笑容，躬身一揖道：

“晚辈徐金龙不过草莽之人，怎敢与老前辈相提并论。晚辈不才，十余年前就风闻九岭女侠遁入空门，不再过问世事。昨夜何来雅兴，肯去敝营赏光？”

“不是老尼逆天行事，硬要与太平义军作对，只因老尼平生还有两桩大愿未了。如今恰巧碰在一起亟需借用艾医官。一待事了，自当平安送回，定不会损他半根毫毛。”

徐金龙正待答话，猛觉背后风动。一闪身，原来是艾吉昌寻踪觅迹也随后赶来了。他立时预感到要出事端，可又阻拦不及。

原来昨晚酒宴之上，艾吉昌紧傍其父坐于下首。灯烛一灭，妙真怕他纠缠，便先发制人，暗中轻轻推了他一掌，叫他知难而退。谁知艾吉昌不顾死活，居然随后追赶。来到僻静之处，老尼故意突然放慢脚步，哈哈一笑，身形微动，电光火石之间已脱身向后在他肩头拍了一掌，艾吉昌登时感到全身酥麻，动弹不得，只有眼睁睁地瞪着老尼挟持其父如飞

而去。等到大营派人找到他，替他解开穴道，艾吉昌说什么也不肯回营歇息，连夜估摸着方向，只顾沿着进山的羊肠小道奋力追踪。也许天随人愿，父子连心，没费太多周折，居然让他寻到了这里。

艾吉昌年轻气盛，初生犊儿不怕虎。他进庵后，一边高喊：“徐将军休信妖尼哄骗，救家父要紧！”一边怒冲冲地刷拉拉扯出九节钢鞭，接连发出两招，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猛。说也奇怪，两道闪电般的银光分明都已将老尼劈着、卷着，老尼姑却是连脚步都未挪动一下，身形接着鞭影一晃便化解开了。竟象是有形无物的妖魔。

艾吉昌两招使空，更加勃然，但见鞭梢急起，箭一般向老尼右目激射而出。谁知老尼仍然不肯挫身移步，左手长袖轻轻一挥，即将九节鞭抓住，右掌疾起缓推，掌风所至，艾吉昌若不赶紧撒手，势必受到严重内伤。徐金龙惊得沁出一层冷汗，急忙贴身上前代应一招。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方都被震得退了一步。

妙真“咦”了一声，身子一晃，跳到艾吉昌跟前，抓住他的手腕。然后旁若无人地从容问徐金龙道：

“你是慧悟和尚什么人？”

“第十四弟子。”

“难怪老和尚得意，他的游身八卦掌算得上后继有人了！你可知道我是你什么人？”

“弟子明白。”

“为啥不认师叔？”

“弟子不敢。”

“如今我偏要你认呢！”

“是，请受弟子一拜！”

徐金龙说着，重新施过大礼。心里却不禁嘀咕：师叔不是最恼师父滥收弟子，却又最忌别人笑她自己没有传人吗？今日怎么忽然判若两人？

妙真仿佛猜出了徐金龙的心思，剑眉一扬，颇为自负地向后殿西房喊道：

“赛花，出来见见你师兄。”

谭赛花应声扶伤而出。正在气恼中的艾吉昌一见，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朱姑娘！”

妙真倏地回过头去，向他逼视良久，又神色一肃，道：

“她不姓朱，而姓谭，佛号了尘。艾公子当真认识她？”

艾秉义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所医治的这位姑娘，就是几度救过自己儿子性命的恩人。心中不禁暗暗说了声惭愧。

艾吉昌更想不到会在此时此地再见到谭赛花，心想：她之所以如此，必定是被这古怪老尼所逼。他瞥见谭赛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尴尬模样，自己的双颊也隐隐觉得发烫，因而咬咬牙，决心不作回答，也不问话。精明的老尼则假装视而不见，只让谭赛花上前与徐金龙见过礼，然后以不容置辩的口吻对徐金龙道：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啥亟需艾医官的帮助了。为了报答他，我要连他的公子也一块留下。你可放心？”

徐金龙何等通于世故，他明白，所谓报答，必定是妙真要传给艾吉昌若干独门武艺。他兴奋地朝艾吉昌作了个眼色，便要告辞。

妙真又叫住他，道：“慢！我再问你，你可有个小师弟，叫蓝田玉？”

徐金龙脸色乍变，停了停，如实答道：